

幼學堂文稿

幼學堂文稿卷八

吳縣沈欽韓文起

處士許君墓碣

同縣許兆熊持狀來曰先王父敦崇其道而名不出鄉榭  
歿而無文以誌埋嗇念事遠日忘則負疚于祖若考幸得  
交于吾子敢以請予惟古昔碑銘之作不必罵奕其豐功  
偉業也錄纖介之善案童子婦人有述焉繼王爵之窮而  
慰仁孝之思道在于茲矧體君之行誼長者其敢辭君諱  
宗源字令宜林怡其自號也先世爲宋之鄭州新鄭人曰  
翀者靖康間官承直郎隨南渡以卒贈某官子曰舜從官

其官始居吳縣光福里銅坑村八傳曰廷黻明太祖召爲  
博士常參平章胡大海軍事其後世有名德弗顯于庸曰  
察者君之五世祖察生其訥其訥生昌恒爲曾祖昌恒生  
徐翀爲祖曰正英爲考察與徐翀俱以才顯子序其集所  
謂許氏巾箱集者也君幼而岐嶷秉矩含章豈弟好施精  
白若厲嘗兩以文藝武科試有司輒報罷乃隱于市其居  
物不隨市估爲贏縮率操平直故貴賈則爭赴之折閱反  
獨滯君顧笑曰淺淺者以余爲拙也得間讀書不輟偶作  
詩惜于厲風俗正蒙養疾時奢靡歲正財一衣縵訓子弟  
尤嚴偶以期會赴郡鄰人割菜圃乞君仲子錢三萬事訖

白君君甚怒曰彼以急告若自爲計是侵其室之漸也杖之舉家惶怖立還其券君以好言慰鄰人曰錢勿亟償緩急仍相視也族弟以蒲博被錄當杖君不令之知厚致其黨令湔洒之得免而召飭之以易戒徽纒詩悔大車其人大慙謝後宜不敢鄉黨聞之莫不多其義然君本以學問自輔故其處事無可悔不徒取悅于庸瑣而人自相戒以勿爲長者所嫌事固不盡著雖君亦不自知善人者非民之紀歟惜乎未嘗一究其用以老也年五十八配裘氏有德象相夫子無憾後君十九年而卒又五年合葬于縣之某鄉西渚村珠字圩子男二人某某孫兆熊通雅士亦隱

居不試植其先緒汲汲如弗逮君可謂有後矣又二十六年而欽韓始爲之銘銘曰

嗟然訥者磐而硤痠而鬱兮齟然信者景而臬譟而律兮詩之業業莫兆魄久如吉兮表之仡仡談馬比懿其烈兮敕封承德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例晉朝議大夫

屠丈墓誌銘

屠封公旣卒之明年吾友孟昭以書介行狀來請銘欽韓交孟昭也久亦惻能知公爰撫其大畧而序之曰公諱邦瑞字鳴岐又號蘭渚其先河東人晉將屠擊之後唐時占籍於吳之海鹽光化中名瓊智者爲錢氏右職死難贈武

康節度使其後徙紹興考諱昇生二子公其季也少有成  
人之行弱冠隨婦家吳氏宦學跨馬遊塞外右居庸左山  
海盡攬其形勝久如無所遇前夫人吳早歿獨歸省慨然  
曰古人誦汝墳則解巾感風木則守閭所趨不同皆爲親  
也吾不可以出矣遂賈于杭遷家焉鞠膳洗腆胖胖祇祇  
娛其親者二十年家差裕五分其羨給兄之四子一女泉  
五宗之親戚母之昆弟姊之子悉推衣食間修宗祠鳩族  
譜率親同姓合食教以孝弟敦睦浙東之屠二千家咸化  
公至行戒勿爲不誼自奉至薄與人交必周其好禮義勤  
急難蓋天性也嘗謂人無不可與語善或負之深一飾詞

謝仍推心無少嫌他日再三負則太息曰人固不應如是必其不得已而然也孟昭稍長念可教敕遊處必方聞端士旣舉于鄉令讀書清平山招同志相切劘益出酒食珍果勞問貧士澹其家德清陳君斌海寧查君揆皆先後成名庚午歲孟昭選莅儀徵迎養公以爲親民之長廉惠任事纔得免罪儉者廉之糧也恕者惠之府也決者智之君也朝夕以此教誡公文理聰明壯年思一用于世固不得信拙所蘊畜以裨其嗣故初試吏得循聲期而報最旣去而民思皆承公訓爲多在官寺六年匱無弃粒爨無欲清之人旁舍無歌呼優笑聲或諷曰公不嘗燒責券盈萬金

乎曰曩所斥者私橐也今所謹者官物也何可同孟昭數  
胥捕姦猾蚤夜跳叢葦潏淖中歸則泥滿鞢袴牽銀鐙累  
纍階下人危苦之則曉曰劇邑非可卧理且令職噤文法  
一符百謫獨盜賊課差自辨不索何獲寧可諉弩父邪壬  
申歲大府謂儀徵良治檄守上元縣曰以近我將不次薦

擢公語

欽韓

曰詩戒大車自塵傳稱厚味腊毒卽材猶宜

宅心恬退按格平進據非所立見顛蹶誠不願我子以善  
事上官稱孟昭因移病求代公之見義明而自守嚴其風  
遠矣嘉慶二十一年年七十有一卒于儀徵以太學生封  
承德郎初娶吳繼娶楊並安人子倬成進士選庶吉士改



授儀徵縣知縣今候選知府女一適監生孫宗淳餘殤俱  
楊安人出孫三秉凝墓銘曰

修德勞者夜卧安嗜欲薄者旦氣完不濫其淳飲甘于源  
蒸蒸黃菌曰此德人之所蟠

許上舍生母孫孺人墓碣志

碩人孫氏吳縣吳趨坊人三世皆業小兒醫碩人幼令惠  
有禮則三靈家推其不壽遂以遁室避衰年十八歸許君  
暈吉許君方憂無子碩人連字三子男一人女二人男名

兆熊

女適金大宗徐芳苞許君卒碩人佐女君庀家事女

君申性嚴整碩人揣色迎意輒中度暇則焚香跏佛雖屏

處無情容凡二十二年而卒年三十九屬

兆熊

曰我屈身

至汝家但爲汝門戶計耳省事來曾見一日少安乎死後乞汝一坏土慎無耐葬庶營魄有知得少從容也

兆熊

乃

以道光二年四月于鄧尉山大塋外別穿冢而以亡妾胡殤子必大陪葬友人沈欽韓志之曰嗚呼昔人謂生百歲猶爲夭何哉凡事不得行其志雖貴極富溢猶老傭而旦暮者耳若碩人固安於義命之常而無幾微之歎又有令子以飾其終夫亦何憾焉耶銘曰

有家而少有養而天遠望吾夫近撫吾孫已此安神之兆

清故揀選知縣辛巳科舉人包君墓誌銘

幼學堂文稿

卷八

君諱世榮字季懷寧國府涇縣人其先本丹楊之曲阿東漢大鴻臚咸咸子福以儒學兩世爲帝師唐大理司直融與其二子何佖以文學至大官猶家延陵殷璠編爲丹陽集者也後轉在合肥宋樞密副使孝肅公最知名南渡後始家于涇涇之族猶以合肥爲宗厯十餘世潛光弗耀處士悠芳以陰德終著鄉賓煥章以孝友懋稱則君之五世若曾祖也祖輯五贈文林郎福建候官縣知縣父良棻以皇帝登極恩賜爵一級君生十月而母翟夫人卒文林君命其叔母字之稍長受學于世父家故貧質釵易米鹽往返十餘里身執童僕之役以是不得專於學試爲文

已有奇氣從父兄世臣字慎伯挈之至揚州卒業慎伯以文章經濟聳動一世所交皆魁駿碩儒辨難評議不少恕君時聞緒論已默識得失揚通都往來過從實概君竊聽其言論精確犁然當于心者皆折節定交名輩稍高者帖帖事以師禮質疑問事踴循負牆諸君皆喜與遊學遂大進君內沈敏而外若椎魯造次不能以言自達久與之言則神彩奕然言詞卓犖其心折者不過數人受業于歛洪太守梧與儀徵劉文淇甘泉薛傳均旌德姚配中及族子慎言以經術行誼相切劘年幾三十始補弟子員學使長洲徐公頌歎其沈博置第一曰才調如此且爲聞人久如

知其爲慎伯弟也道光元年鄉試以君四書義用古注不  
中程而經策冠場遂擢之遊京師師資益廣問學益進性  
恬靜厲廉隅無一牖千人獨坐一室以授經餬口戊辰歲  
始專力于毛鄭之學其言曰毛公恪遵雅訓義最優簡質  
難曉故鄭氏時出別義以輔之非好學深思莫能猝通自  
王肅孔穎達等妄生分別私意傳會而毛鄭均闕末學私  
智往往助毛排鄭又古人習于禮故舉時舉地舉器物卽  
以見得失寓美刺三者一不明晷雷聲瞽說大義幾失故  
其爲詩蒐討古今載籍數萬卷皆資見聞以治詩迨十四  
年成學詩識小錄十七卷凡訓詁草木鳥獸蟲魚輿地山

川吉凶典禮斟酌粲然矣然欲欲不自足君歿後慎伯始  
檢括遺文抄撰成部蓋其虛衷求益不嗜榮名如此丙戌  
歲公車報罷歸聞尊人患足亟還江寧侍疾九月初得疾  
將不起語其妻曰吾疾不可爲老父稚子以累君撫二子  
稍長以屬仲虞孟瞻教之必不負託仲虞孟瞻者姚劉二  
君字也家人環泣請留書爲質君曰孟瞻仲虞吾道義交  
不以生死異也遂不語十八日竟卒卒之前蓋異香滿室  
云貧無以爲歛中表同縣翟惟善自都返撫屍弔哭資其  
賻配王氏會稽望族習禮安貧終能撫孤成立者也君少  
余九歲余以弟畜之而君奉余如師壬申癸酉之間余館

鮑通政家憊無所詣君亟過從講論經義移時方罷去余偶出必詣凌君曙與君許交好之密同輩無以過也自後契濶十年冀其年盛力強窮達皆有以自立不意其溢先朝露愼伯以行狀來屬志墓念疇昔之義不得辭遂雪涕爲銘曰

維揚都會君羈遊軒裳雜還如最投忸怩錢刀汗駭流強買歌笑駢侶優君固抱書無所求陳編堆屋日呶嘍慙步出尊其朋儔落然劉薛蓬翟趨討論古義不能休飢腸軋軋縲盆抽自謂腹果饜肥牛確然著述垂千秋騏驥荷重方山邱歟勿中道委長鞵父哭壯子妻馮夫天殲善士將

何尤同學捫泣不自聊雅部鼓色亡雙杓仲春卜吉鍾山  
陬吾文何足爲子謀以志雅故立堂幽

登仕佐郎吳縣光福司巡檢胡君翔九墓志銘

胡君鵬昇字鵬起號翔九安徽桐城人父△△孝友淳篤  
以植善聞于鄉母李氏年四十餘始舉君君聰惠早成十  
二歲應童子試卽有聲終不售二十四歲父卧疾君侍湯  
藥不解中帶者數月及卒哭泣若孺子先是君考以樂施  
家中落君丁大故甫棄舉子業習幕遊南嶺嶠北泰岱从  
其姊夫金之忠知府山東暨其弟△△離使粵東十餘年  
官府吏治米鹽鱗雜皆仰咨于君君剖析利弊皆惕惕奉



法無乾沒嘗試嘉慶丁巳投効東河命修築挽道工畢詣部得江蘇受差遣權金山縣典史已委勘高郵海州災狀故事被災州縣得 俞旨賑恤令戶民報災其豪戶率賄吏捏災貧弱若逃亡者無所得賄以籍上上司委能吏估驗則預儲贍羨賂之所謂仁恕掾者率噤不出一語糜庫帑不貲皆官吏中飽豪惡邀恩而被災甚者十不邀一二君所承勘親歷潦區督田廬有無審戶口虛實災傷列爲三等猾胥咋舌不敢吐氣畢事災氓焚香走送百里外君甫蒞事潔已惠民已如此久之故大學士章公撫吳故協辦大學士百公總督兩江皆覩其能奉檄訪拏匿名帖于

揚州總司錢局于南河案無株連簿可覆考雖知其清幹亦不能破格用也權奉賢縣南橋巡檢甲戌真授光福司巡檢蓋奔走鞅掌自壯逮老年已五十餘矣至官盡反前不肖之所爲律身化民狷潔自好有訟者小曲直卽判斷大者雖重賄掉頭不顧庶民相戒無以不直撓君山中花木梅桂最盛春秋佳日携童子徘徊繁香叢碧中望若神仙君雖貧好施有父風親好迂道過訪送遺必腆乏贗時亦典質以予曰奈何令人空歸以是大困胸中落落不以爲苦積十四年不遷竟歿于官以君之才假令爲達官居方面必大有所設施乃僕僕風塵老得一官所蘊百不信

一然知者論人貴詳其志行苟無愧于前修不必以事功見也朱邑爲桐鄉嗇夫積伐至大司農仇覽爲蒲亭長後隱居不仕而邑居九卿反默默無可述兩漢稱循吏者首推此二人乃知昔賢之表見不論位之貴賤有無也嗚呼如胡君亦何恨哉君年六十有七夫人黃氏能佐夫爲令人無隕穫之色先君卒子男五惟齡存君之卒也董太守國華爲傳齡將扶喪歸桐城介余友許處士兆熊不遠千里乞埋銘因就董許二君所稱者畧次序之銘曰  
知其能足以理格子資而下士也知其廉足以宰終槁落而不藥也不謂其止而竟止譬若不期仕而或仕也

勅授文林郎天長縣知縣申汝慧行狀

山西霍州靈石縣旌介村人祖嘉言不仕考國佐恩貢生  
贈文林郎天長縣知縣君諱汝慧字定甫又號南峯贈公  
生三子長卽君乾隆甲寅恩科舉人辛酉大挑一等以知  
縣用分發安徽時揀發者多論班次推選君名在後巡撫  
荆公道乾器其清幹卽委署宣城縣事逾年移署望江縣  
至則縣以旱災當振饑君隱親貌閭痛絕吏胥以賄爲虛  
實手疏貧下戶于簿沿問散給振事畢餘帑金四千餘兩  
或從吏充私橐若分餽上司者君拂然曰是國帑也侵欺  
分豪上愧君親竟完歸藩庫一縣帖然若不知災謝事縣

民揭香盆遮道送數十里不絕或繪象于房廟尸祝焉考  
贈公聞之喜曰如此方得爲清白吏署鳳臺又署霍山縣  
丁父憂歸服闋猶遲遲不欲行或促之裝上君泣然曰子  
之于親生不能供養死不親含歛不可爲人今老母在堂  
益衰汲汲焉求仕脫有不虞萬死莫贖于是請終養居家  
母病篤君脅不著席歿而水漿不入口營葬畢服闋赴安  
徽署定遠又署桐城太和革太和保管田糧勒石爲厲禁  
二十四年署涇縣縣稱難治君下車批卻導窾士民歡然  
各循其業未幾徐飛龍事起飛龍者涇之銅山人與張氏  
爲讐飛龍夜行斃于途徐疑張氏毆死訐之張亦以爲飛

龍子殺其父藉報復互相控巡撫右張氏竟坐徐子大逆  
委州牧至縣索提飛龍屍棺赴省檢驗徐固大族知冤不  
可白卽詣部訴冤省官索屍柩急徐謾不肯應啟數棺皆  
非男欲至銅山發棺君止之曰恐棺急不可得別生變端  
不從往乃爲徐婦女所困辱君聞急往勸解乃跳歸飛檄  
上變制府發令箭飭臬司同參將會兵勦捕至則圍守擇  
日進兵君跪白臬司曰徐氏以沈冤不白非反也驟縱兵  
將多殺不辜請以身諭之臬使曰去必不返奈何君曰彼  
匿尸柩而抗大憲又殺一令莫大之罪幸而可諭則事解  
公得遄反不亦善乎臬使不覺屈膝前曰君能如是將如

君何指其子樾曰脫不幸以遺孤累大人臬憲灑泣曰諾  
君單騎詣銅山大呼曰我申某來拯汝一門于死門啟徐  
氏老幼男婦歡呼迎躍曰向使君早來何至若此百口環  
跪急問救死之計俱慟哭失聲急送飛龍棺于軍門兵遂  
解嚴臬使喜且歎曰委員庸材幾悞大事君之膽識洵緩  
急可恃人也自督撫以下皆嘆賞君深謝後徐氏冤果得  
雪坐此落職者無數君以彈壓不先摘去頂帶未幾復之  
嘉慶庚辰補天長縣天長貧瘠而詞訟稀濶君因其俗而  
治之獄中止一囚大校士子文藝遂得戴殿撰蘭芬大魁  
天下次年委署知無爲州道光三年大水望江縣民洶洶

不靖請於陶中丞曰非申令不可六月至望江勘災至則  
饑民數百人臚集縣堂號哭已數日一見君來歡呼曰是  
二十年前好官吾等得生矣君召父老前問墓宅之存亡  
若何親戚之聚散若何一一撫慰潛然淚下衆皆哭徐語  
汪府君在此必有以安輯爾等曷先歸聽命於是翕然罷  
去如神汪太尊于屏後伺之久入卽握君手曰聞君言若  
時惘惘于身使我亦悽然傷心君誠循吏于是窮晝夜計  
口造籍救恤周至體量勞勅若未始有災望江無饑者于  
時無爲州被災尤甚太守宋公請君權州事藩司徐公欲  
令舊牧吳君同理振事君曰權不一必遺誤不敢應命巡



撫于是撤吳而委君至州境巢湖泛濫村庄盡歿屍骸胷  
樹哭聲遍野入城罷瘠如鬼者盈路君慨然曰如此尚能  
朝夕緩耶令開倉煮粥勸紳士市麥作餅人給二枚病者  
量予藥擇寺廟乾燥者處之甫閱月城市完然四鄉寧謐  
徐藩司勘災至州驚歎曰何申令鳩集之捷也入境不見  
一饑民獎勵者再三水勢稍落檢稽戶口籌畫錢米日夜  
不少休散振方畢君之盡心民事如此遂以積勞成疾是  
年冬卧病四年二月十四日終于官舍年五十有九君少  
承父訓律已以廉撫民以誠處脂膏而不潤理糾紛而卽  
解其居官卽真不過一載以賢勞馳驅所受事無非艱棘

難措手者三年冬大計注君考曰有爲有守勝任艱鉅陶  
中丞尤重君且沒遺高手醫診視饋珍藥值數百金且謂  
俟病瘥卽削章特舉而君不及待矣惜哉元配繼配皆王  
氏子四長楷庠生元配出樾大學生棣枚皆業儒繼配出  
君之沒也樾撰次事實請予爲行狀按君以勤勞居官以  
清白遺子孫倘世之文宗作爲傳銘以闡幽他日得附于  
循吏之末君固藉以不朽而樾等所厚望也謹狀

敕贈承德郎刑部主事周君墓志

君諱敬熙字濟光吳縣人本出紀氏高祖尚義明季自常  
熟遷於縣之木瀆鎮依戚周氏居遂從周姓曾祖上鑑貧

游湘湖配袁氏撫四子考縷自給盛夏至篝燈帳中君之  
伯祖灝起家始迎歸鄉人稱周孝子祖濬父仁榮並贈中  
憲大夫君少精敏帳籍一覽悉記口對賓客手筆札十函  
立就使材當屐屨處千里外事顚若目擊雖其丈人行操  
羸於外頊頊奉成規惟謹稍立異輒不戾本以是推爲家  
督中歲考患疽至劇君親齧瘡浣反閉頭不枇沐居喪若  
孺子雖以強力心計起其家私室無銖縷之蓄與兩弟同  
財沒齒不求異季弟敬焯壯歲齒落對食案不樂君知其  
意手剝菱芡飮之其友愛蓋天至也行方而性和其思次  
在仙人塘土俗憇憇使氣一日君方飯無賴子突至前戟

手詈君輟箸掖之坐坐復詈君且食且慰之飯未竟其人  
慚沮逸去自是相率感悅以君爲長者君虎項目光煜煜  
大聲若鐘訓諸子字而法家不蓄博具平生爲人厚自奉  
薄與貧素無異卒年五十二國子監生以子貴贈如其官  
葬堯峯山之顧家墩凡三娶初汪氏繼湯氏並贈安人又  
繼譚氏封安人子四孝壘廩貢生官刑部主事汪出孝坤  
候選州同知命後從祖弟敬炯湯出孝垓吳縣學附生孝  
垣國子監生並譚出女二適龐氏呂氏孫十二人曾孫一  
人君卒二十六年孝垓始以刻石爲請於法宜銘銘曰  
姜從姬昌厥世庚戶占家約列君殖膳吹自勸竟於時讓

於義智而淵諾則劑却多怨繫克哲子有聞孫多惠遺澤  
滋厖禱繫山拱桮水環帶二千石世其地刻幽竈庶無媿

許上舍副室汪氏碣銘

汪氏名某某年十七接于許上舍

兆熊

上舍喪耦二十年

中歲未有子承繼母申太夫人之命聘汪佐庀家政者十  
四年上舍起居飲食衣絮寒煥料理將護勝上舍自謀奉  
事太夫人極恪勤夫人有女二人皆得其歡以是上舍除  
疾苦外落然無一事申夫人極愛憐之臨沒召之前命施  
簪珥被袿襦撫曰爾夫不再妻汝好爲之乙酉歲上舍病  
瘳稍間食蟹加劇幾殆汪深夜籲天乞代死上舍徐徐殤

而汪竟以產亡生二女諸子有子一人余在里常過上舍  
家禮若師友汪主饋豐腴閱書作字皆在內館與其叔閣  
僅隔一版終日寂靚無語聲以是嘉其淑慎上舍以書乞  
爲志其埋是可銘銘曰

生寒瘁兮命不猶執巾櫛兮適泉邱受命于媼兮攝盛儀  
得健婦兮無戚憂諸姑欣然兮語綢繆歲在西兮恙無聊  
匹婦精忱兮達天達處高聽卑果鑒之疾者起兮壯忽萎  
感此一心兮非燕私竹修修兮菊馥馥從女君兮楸枰歸  
爾夫執友兮其汝碑

朱玉友妻汪氏墓表

孺人汪氏名珠賢旌德東鄉人也父文檀先世越國公以  
救寧疆土受封于唐厥後舄奕繁衍代有名臣自歛遷旌  
盡數世矣在旌邑亦爲甲族孺人婉婉柔淑習嫻姆教年  
十八歸于朱上舍王友玉友逮事太母趙太孺人極孝孺  
人以舅若夫之心奉其祖姑晨昏將扶疾痛苛癢抑搔按  
摩剛意處先後之間雁行遞進無稍後財物取受則逡巡  
退讓不敢與諸尊行娣姒齒太孺人病中帶不解彌月沒  
時語孺人曰孫婦孝敬深慰衰年吾衣物俵散諸婦殆盡  
無可與爾惟佑爾福禔使得孝順子孫如我所遇耳玉友  
賈于寧國孺人處置家事歲時祠祀親戚饋問奢儉得中

教率諸婦及女子子必整肅恪恭閨庭內寂若無聲隣里  
通有無緩急尤恤貧窮曰同是人也彼已厄于天吾忍不  
以同類矜恤之乎輟餐解衣蓋其天性然也先是玉友有  
姊適姚氏夫甚貧出賃于外久如不歸依弟家以居性頗  
嚴厲代理家政井然不紊其督諸弟婦嚴若姑媼孺人奉  
女娖極謹朝夕同爨雖詬誶亦怡顏色以受徐徐以理委  
曲自解終亦歡然如是者數十年女娖竟終于弟家亦節  
操婦人也朱氏兄弟至今感歎之卒年五十八歲生四子  
長殿鑣邑庠生次殿鍼殿鉉皆太學生季曰殿魁邑庠生  
女一適李潤端殿鑣等將舉孺人之喪擇日與玉友君合



葬于泥家灣泣告于余欲乞碑文以飾幽壤乃論之曰

易稱中饋貞吉詩稱酒食是議而文王之德至于化家爲國莫不推本后妃之徽音卷耳之內助不著于常典者良以非常之懿不可責望于儔人况瑣屑之女婦哉苟中饋織紉之無缺以是爲功斯亦可矣然究其極得賢婦則家室相安子孫繁育而不知慶喜得一悍妬讒邪之婦其禍至于親戚乖離骨肉參商子姓零落使夫男終身慘沮憂瘁無一日之樂若此而綦家之興不亦難乎嗚呼迹孺人之行亦碌碌無奇其處嚴悍之女公委隨曲濟使丈夫無同氣之傷諸娣有愉愉之色誠亦難能此家之所由興哉

附駁金石萃編條記

近世好言金石然不通古今不精史學涉筆成誤雖抄寫史志而循文誤解彼此舛錯吾見其耗心于是者徒資笑噓也王侍郎昶著金石萃編蒐羅甚富辨說甚詳自信爲傳世之書與洪趙諸家抗行矣戊寅歲仲夏欲重注昌黎文集因從人借閱唐代碑錄有失之煩瑣穿鑿者有甚淺陋謬戾者蓋其隨手疏記涉獵麤獍或晚年目眚門下士助其料檢書史爲其所紿昔查慎行注蘇詩動云某人宋史及東都事畧無傳今檢二書悉有之蓋同此誤也余掇其尤謬者不欲貽誤後生非好持人長短也具疏于左

張琮碑云除左衛長史釋云不知其何衛也按唐六典注  
隋左右衛各置長史一人皇朝因之則碑爲左衛大將軍  
之長史矣

平百濟碑云泗水挺祇九竇遂戮釋云泗與洵同涌也水  
聲也九竇未詳按淮南子本經訓堯使羿殺九竇于凶水  
之上高誘注九嬰水火之怪爲人害北狄之地有凶水竇  
字唐碑別體耳

令賓墓志南陽人也釋云河陽古無南陽之名孟縣志河  
陽卽南陽者非也按僖廿五年傳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  
之田晉于是始啟南陽水經注清水篇修武故甯也亦曰

南陽馬季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爲南陽故應劭地理風俗記云河內殷國也周名之爲南陽是唐之懷孟二州今之懷慶府通得晉南陽之目但撰當代文字不宜更以河陽爲南陽如李白之鶻窠啟宋祁之謬妄耳王氏繁引東魏僑置郊縣之南陽而不知古有南陽殆于目不見其睫也

李孝同碑

父淮安王神通

山東道行臺尚書左僕射新舊史俱作

河北通鑑與碑同惟神通前爲山東道安撫大使並作山東釋云太宗元年分天下爲十道但有山南無山東也開元二十一年始分山南爲東耳按山南東道開元後之采

訪至德後之節度並治襄陽與神通經畧河南河北之處  
懸絕漢唐都關中故周宋齊魯之地皆云山東賈子云陞  
下高枕亡山東之憂鹽鐵論賢良曰山東天下之腹心賢  
士之戰場也秦漢言山東者非一以唐論之高祖使太僕  
卿宇文明達招慰山東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  
徵請安集山東乘傳至黎陽竇建德旣平劉黑闥復盜據  
山東文苑英華李邕劉知柔碑云一淮南廉察再山東巡  
撫舊唐書李抱真奏赦書至山東士卒無不感泣通鑑武  
后長安元年突厥寇并州以薛季昶充山東防禦軍大使  
滄瀛幽易恒定諸州皆受季昶節度故杜牧罪言合幽并

冀三州爲山東唐言山東者亦非一以淮安王始末言之  
武德元年秋宇文化及在魏縣故以神通爲山東安撫大  
使山東諸軍並受節度討化及明年陷于竇建德武德四  
年夏建德就禽以大子左庶子鄭善果爲山東道撫慰大  
使就洛州選補山東州縣官建德博州刺史馮士義復推  
淮安王神通爲慰撫山東使徇下三十餘州建德之地悉  
平秋七月聞劉黑闥作亂乃置山東行臺于洛州以神通  
爲山東行臺僕射五年劉黑闥與范願等二百騎奔突厥  
山東悉平四月廢山東道行臺神通之奉使山東其事如  
此安得謂史爲誤要之今人之病平時不反覆熟究臨時

握管泛取史籍掠剩偶中則哆然負博洽之名而窮窘赤露不可彌縫反成笑端

大德寺造像建閣碑有齋主功土劉仁則等稱功土者凡八人以他人稱騎都尉驍騎尉雲騎尉武騎尉者推之則功土乃公士之誤公士民爵也冊府元龜高宗乾封元年民年七十以上至八十賜古爵一級中宗神龍元年賜民爲父後者古爵一級是碑之立適在其時李壽續通鑑長編端拱元年七月賜諸道高年百二十九人爵爲公士則唐宋皆曾舉行也又考河東州刺史王府君碑

武后聖歷元年立

新昌縣開國子公士王善寶正作公士則此公士審矣而

王氏于兩碑俱不考

王仁求碑長子雲麾將軍行左鷹揚翊府中郎將釋云唐制左右衛上將軍缺以中郎將代光宅元年改左右侍衛曰左右鷹揚衛按此不解史文妄說也新書百官志云左右衛將軍一人押仗將軍缺以中郎將代六典云權代其職新史每喜省文以此謂兩衛將軍于常日押五仗入殿將軍偶缺則中郎將代押入非謂將軍缺員以中郎將遷居其職也史云將軍而演爲上將軍上將軍乃貞元二年置舊書職官志敘十六衛大將軍訖乃舉貞元二年之敕使讀者不至緣後誤前最爲得體新史開端冠上將軍而小註于末行學



者循文而誤已非解人況又增損其文潦草填塞乎武衛  
又誤作侍衛

尊勝陀羅尼幢

張少梯書

前五人皆宦官後列直官果毅及駕

士長上扶車長上等朱竹垞據六典言長上之制又引河

渠署有長上漁師

此見舊志有長上漁師短番漁師新志省作魚師十三人者非

證駕出

扶車皆宿衛士王氏駁之以爲內給使按上有果毅則宿

衛之長直者明矣駕士主駕車六典乘黃署令駕士一百

四十人而內僕局亦有駕士周禮旅賁氏車止則持輪扶

車長上類是宋史輿服志謂之捧輪將軍六典尚輦有奉

輦十五人

□震經幢首題

帖職官勲階封不具錄

使持節鳳州諸軍事鳳州刺

史兼御史中丞充興鳳兩州都團練使□震敬造并文及書末題大厯十三年金石家不能據史傳以補其姓固已陋矣按其時乃嚴震也唐書嚴震傳代宗時山南西道節度表爲鳳州刺史母喪解起爲興鳳兩州團練使權德輿集嚴震墓誌銘充興鳳兩州都團練使就加殿中侍御史至于御史中丞爵馮翊郡公遙封鄖國居部十四年新書方鎮表乾元二年置興鳳二州都團練使通鑑大厯十二年詔自都團練使外悉罷諸州團練守捉使是團練曾罷而不廢都團練也王氏釋云御史中丞疑是以刺史還朝

兼此官也未見有所謂都團練使者非獨不觀全史并方  
鎮表亦不一檢對矣如湖南福建浙江東道江南東西宣  
歙觀察使無不帶都團練者兵興時縣有團練使亦有都  
團練使文苑英華豆盧誼嶺南節度判官宗義仲碑云上  
元初楊公爲同州刺史表公兼韓城令當縣團練使李勣  
信州司馬任信墓誌云代宗幸陝州擢爲涇陽令充渭南  
十縣團練使其防禦兼兩州者爲都防禦觀察兼他道者  
爲都觀察節度兼他鎮者又爲節度都使顏魯公集謝浙  
西節度使表云臣以今日發赴本道取都統節度觀察使  
李峘處分訖是節度使又須咨稟于都統節度也天寶以

來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觀察防團兼御史中丞已有定例  
柳柳州集諸使兼御史中丞廳壁記云今之制受命臨戎  
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專焉而行其道者也  
開元以來其制重 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  
年其兼中丞若干人必待刺史還朝而爲此官乎

其官屬部曲題名有都押衙押牙釋云押衙二字僅見于  
舊史惠文太子傳按王思禮傳思禮與哥舒翰對爲押衙  
高崇文傳裴度討蔡奏高承簡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爲其  
軍都押牙李衛公兵法教旗左右牙官駐隊如偃月形通  
典今制每隊押官一人隊頭一人則押牙者押牙隊如漢

魏牙門將矣又有都虞候左右虞候釋云不詳虞候始于何時按隋書百官志太子府率有左右虞候各置開府一人掌斥候伺非常胡三省通鑑注宇文泰相魏置虞候都督衛公兵法凡七軍之制左右虞候各一軍若漢之軍候而都虞候總軍府事尤爲雄職故郭子儀都虞候杖殺營中走馬者段秀實請節度使白孝德願爲都虞候治亂兵也又有都游奕將游奕將通鑑天寶十四載濟南太守李隨遣游奕將瞿嗣賢濟河殺安祿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乾元二年郭子使都游奕使韓遊瓌將五百騎前趣河陽文苑英華李邕右羽林大將軍臧君碑充太武軍遊奕副

使蓋主遊兵巡綽若宋之踏白軍又有右四將二將左四副將等此卽唐初秦齊二王府左右六護軍之制若丘行恭爲左一府驃騎尉遲敬德爲左二副護軍秦叔寶爲右三統軍也獨孤及毘陵集奏破劉展捷書表左第一將張崑光左第二將皇甫山棲左三將梁朝康承寂等左四將吳季之等大約營制有十將十將又分左右高仙芝父念累勞至四鎮十將段秀實以十將張羽飛爲招召將李愬討吳元濟有山河十將領山河子弟昭義節度劉從諫疾病以奴李士貴爲使宅十將兵馬使又考通鑑李世烈據淮西選騎兵尤精者爲左右門槍奉國四將步兵尤精

者爲左右克平十將則知使府自置軍都類如此王氏考之殊未悉也又有子將釋云子將二字見宋沈括詩云別分子將打衙頭亦不解其何義按通典每軍大將一人副二人子將八人當府兵未廢時折衝都尉果毅都尉下有別將卽子將也李衛公兵法大總管副總管立十旗以上子總管立四旗以上通典云後周總管下有大都督帥都督都督其都督卽子都督也北周書達奚武傳以戰功拜羽林監子都督庾信紇干弘碑魏永安中任子都督大統三年轉帥都督北史李賢傳曾祖富魏太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屠各則子都督之名久矣至唐自上開府儀同三

司以下並爲勲官都督爲武騎尉僅從七品上其後軍中小將因曰子將通鑑開元四年大武軍子將郝靈荃懿宗咸通元年浙東觀察使鄭祇德遣子將沈君縱別將張公署擊裘甫李燾續通鑑長編元符元年六月蕃官熙河州部落子將權涇原路準備使與李忠傑河州部落子巡檢李世恭是宋時亦有此名目其職級大約在都將副將之下矣

少林寺戒壇銘及葉先生碑並題括州刺史李邕書釋云舊書李邕傳姚崇嫉邕左遷括州司馬未嘗爲刺史必是寺僧立碑假邕書以取重但據傳聞邕在括州遂以爲刺



史也按舊書邕在文苑傳其左遷括州司馬後徵爲陳州  
刺史賊汙事發貶欽州遵化尉從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  
又累轉括淄滑三州刺史新唐書邕傳云討嶺南賊有功  
徙澧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爲括州刺史是史傳有明  
文而橫謂邕不爲括州刺史并疑其碑爲僞託可笑之甚  
顏魯公家廟碑戰國有率燭秦有芝貞漢有異肆釋云俱  
無考按顏率爲東周君求救于齊乃戰國策第一章顏燭  
卽顏觸古今人表作顏歆皆異文也顏芝與子貞秦時傳  
孝經見隋書經籍志大農顏異腹非而誅見史記平準書  
顏馴江都人見太平御覽

三百十五

漢武故事又王充論衡逢

遇篇云顏駟周人駟肆聲同通用

賀蘭氏墓誌銘洎大漸移寢于濟法之方丈蓋攘衰也釋云攘衰未詳按晉書庾翼傳云翼遷襄陽舉朝謂之不可議者或謂避衰此攘衰之義同也漢謂之避時天文志太后避時昆明東觀論衡辨崇篇宅盛卽留衰則避之及歲破直符輒舉家移徙

多寶塔碑朝議郎判尚書武部員外郎釋云尚書上加判字不詳其制据本傳則真卿時爲東都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判者判採訪不知碑何以云判尚書按殷亮顏魯公行狀云吉溫諷中丞楊洸奏公爲東京畿採訪判官

九載十二月轉侍御史百餘日轉武部員外郎判南曹新  
書選舉志立宗詔吏兵部各以員外郎一人判南曹六典  
吏部兵部員外郎各一人掌選院謂之南曹舊書韓滉傳  
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凡五年按胡三省引宋白曰南曹  
起于總章二年司列常伯李敬立奏置通典職官門員外郎注同新書誤謂  
立吏兵部以員外郎判選曹亦猶戶部以待郎判度支矣  
天寶十一載改吏兵爲文武部王氏不曉反詰書碑者之誤

顏公李臨淮碑父薊國公楷落天后萬歲中燕國公武楷  
固爲國大將威震北陲有女曰今韓國太夫人擇薊公配  
焉釋云是光弼母武氏傳云母李子爲李氏不應母與同

姓史誤顯然按通鑑武后久視元年契丹將李楷固善用  
縑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陣如鶻入鳥羣所向披靡及孫萬  
榮死來降以爲左玉鈐衛大將軍封燕國公賜姓武氏舊  
唐書李景畧傳大父楷固張驚朝野僉載云稍貪財好色  
出爲潭州喬口鎮將憤恚而卒也然則碑言武者仍武后  
之賜姓也唐文粹楊炎李楷落碑云本出于隴西燕齊之  
亂族沒鮮卑久視中有命招諭解甲來朝以其本枝復賜  
李氏云云天寶元年五月二十日薨考通鑑貞觀二十二  
年以契丹帥窟哥爲松漠都督高宗時已云李窟哥則賜  
姓在武后前也碑言本出隴西乃飾辭耳

宰相世系表謂  
之雜李云柳城

李氏世爲契丹酋長新書契丹傳天寶四載以李楷落襲松漠都督

據楊碑知襲契丹王者別一李楷落而光弼父楷落蓋于

久視中與李楷固同降卒于天寶元年也胡俗本不知同

姓爲婚之嫌況李氏又非本姓王氏但據碑稱武氏而未

嘗考二人之本末也碑又稱光弼嘗貯伏窀于靴中考舊

唐書傳作納短刀于鞞中唐書西域傳泥婆羅君佩寶伏

窀

通典作寶  
裝伏窀

則知伏窀乃佩刀耳王氏又釋云光弼之弟

光進碑有兼御史大夫渭北節度使傳所無也按新舊書

並載光進爲渭北邠寧節度使若御史大夫節帥無不兼

者無待言也

沔縣諸葛武侯新廟碑貞光三祀府王左僕射馮翊嚴□  
經理西鄙營軍沔陽云云府王乃府主之誤碑有損也關  
中金石記不曉府主爲何人乃強以舒王謨爲荆襄江西  
沔鄂節度行營都元帥按舒王謨事在建中四年未行會  
涇師作亂而止且在山南東道與興元無忤此其謬不待  
言矣王氏釋云不審嚴某爲誰按嚴震傳建中三年代賈  
耽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興元元年德宗幸梁州車駕將還  
加檢校尚書左僕射貞元十五年卒于任德宗幸興元非  
細事嚴震非微者荒謬至此可歎

鄭楚相德政碑陳京撰衛尉卿鄭雲達書釋云陳君兩唐

書皆無傳百官志無衛尉卿雲遙署銜用古名耳按新書  
陳京在儒學傳舊書附見袁高傳食貨志建中三年京爲  
大常博士建議括富商錢冊府元龜一百四李吉甫奏其事  
于憲宗帝切齒稱爲賊臣卽此人也柳柳州集有陳京行  
狀唐九寺如漢九卿之數惟改少府爲太府耳永梁所改六典  
及兩志並云衛尉寺卿掌器械文物何云無之

徐州使院石幢記釋云後列官屬姓名幾二十人惟鄭據  
見全唐詩餘俱無考按劉元鼎長慶元年以大理卿爲吐  
蕃會盟使卽見崑崙河源者也在吐蕃傳郭行餘元和時  
擢進上太和九年與王涯等同誅在李訓傳文苑英華沈

亞之平盧節士女云李師道從事郭𠩺爲緘書遣郭航持詣彭城直詣賓府見郭行餘願見將軍則郭行餘爲徐州從事時也王參元見柳柳州文集節度使王栖曜之子李義山集代僕射濮陽公遺表云與季弟參元俱以詞場就貢濮陽公王茂元也

裴度西平王李晟碑改封西平郡王釋云溯其前並先有封爵碑傳皆失書按碑固失書然前云階爵並在第一則固言已封王矣新舊書晟傳並云封合川郡王考金石而其人本傳曾不一闕乎

明州阿育王寺碑重立刺史于季友請處士順陽范的書



之釋云順陽地無考按宋書州郡志曹操分南陽郡西界立南鄉郡晉武帝更名順陽元和姓纂順陽范氏漢度遼將軍范明友之後

李光顏碑釋云不曉滄州復建橫海軍之所由按其事在興元元年以程華爲滄州刺史橫海軍副大使知節度事詳程日華傳

太和寺重修大像記四至云西晉三娘釋云晉氏絕無一人登史傳者按除史記晉鄙外後漢書班固傳有晉馮符融傳有漢中晉文經晉有尚書郎晉灼注漢書未見史傳何可妄談

玄祕塔碑題左街僧錄釋云百官志貞元四年置左右街功德使總僧尼之籍法師蓋充此職按僧錄乃僧職如明之左右善世今之僧綱司通鑑會昌四年以道士趙歸真爲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則僧道職並分左右街也若左右街功德使始于代宗郝士美傳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爲兩街功德使其後則中官領之岱岳觀題記有大厯七年八年修功德中使內侍魏成信題記圭峯定慧碑云內侍省右街功德使王元宥施石新書宦者傳吐突承璀爲左神策中尉左街功德使權德輿集宦官孫榮義碑云貞元十九年拜右驍衛將軍充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右街功德

使則左右中尉分領左右街功德使也

高元裕碑釋云道士趙歸真馳驛事兩書無考按新書元裕傳第二行卽載此事

方山證明功德記會昌五年毀去佛寺五千餘所蘭若三萬餘所僧尼廿六萬七百餘人所奉驅除釋引山左金石志云新唐書帝紀不言如此之多按舊唐書武宗紀八月制折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折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通鑑考異引杜牧杭州南亭記大畧皆與碑合新紀何足取證

劉遵禮墓志開成五年方賜緣授將仕郎掖庭局官教博士

六典掖庭局官教博士從九品下按宦者傳吐突承璀亦爲之

蓋已前白身給使但黃

衣廩食也碑中敘復賜銀朱復賜紫金魚袋不過言由緣而至緋紫耳唐會要景雲二年詔衣紫者魚袋飾以金衣緋者飾以銀銀朱卽緋銀魚袋碑末敘四子其二無官故云並已賜緣考宦者傳魚朝恩養息令徽尚幼爲內給使服緣與同列忿爭歸白朝恩明日見上曰臣子官卑爲儕輩所陵氣賜之紫然則內給使固先服緣中葉優假宦豎如此碑中所言本自易明文苑路巖渾侃神道碑卽以銀魚朱袍賜之所謂銀朱者也昌黎集送韓重華序詔拜

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見于唐文者不可數計而釋者舍  
現行之章服橫引車服志袴褶云賜緣者大約四命之緣  
又謂銀朱亞于金紫銀青等大夫是誤目爲官階展轉迷  
習動處窒礙

顏公李立靖先生碑高祖文嶷陳桂陽王國侍郎釋云陳  
書桂陽王伯謀爲明威將軍置佐史所謂王國侍郎者蓋  
卽佐史之屬也按漢續志王國郎中二百石隋書百官志  
梁制王國置侍郎其秩在第四班

梁定十八班以班多故  
者爲貴陳因梁制

非清選寒素起家爲之此國官也志又云親王起家則爲  
侍中若加將軍方得有佐史無將軍則無府止有國官按

將軍之號自二十四班至一班明威將軍在第十三班代  
寧然在佐史是府官與侍郎國官絕不侔何得云侍郎卽  
佐史乎